

一、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「太史公曰：禹本紀言河出崑崙。……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，窮河源，悉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？故言九州山川，尚書近之矣。至禹本紀、山海經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」

《漢書·匈奴傳下》「夷狄之人貪而好利，被髮左衽，人面獸心，其與中國殊章服，異習俗，飲食不同，言語不通，辟居北垂塞露之野，逐草隨畜，射獵為生，隔以山谷，雍以沙幕，天地所以絕外內也。是故聖王禽獸畜之，不與約誓，不就攻伐。」

請根據以上兩段文字，說明這兩位史家在記敘「未知」或「域外」世界時，所抱持的態度。

二、史家進行歷史解釋時，往往根據他們對歷史長期發展的觀察，也就是由結果逆推其趨勢，而發現其中潛在的必然性。可是相對於這種大範圍的、長期的歷史發展趨勢，當我們以個別案例作為研究對象時，卻又往往看到一些偶然發生的事件，尤其是人的生死，對於當時的歷史發展走向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。那麼在進行歷史的分析解釋時，習史者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所謂必然與偶然的問題，請以實例說明你的看法。

三、請從世界史的角度，說明十九世紀以降民族國家和近代歷史學之間的關係？

四、地圖、族譜、契約等文獻，近年來逐漸受到了歷史研究者重視。請問，上述的三類史料受到重視，和史學研究潮流的哪些變化有關？這些材料可以怎樣使用？又存在著怎樣的限制？

試題隨卷繳回